

散文

幸福树下

◇董雪丹

分辨出有女贞、石楠、广玉兰、南天竹、夹竹桃……我很偏爱楼下那架紫藤,藤蔓自由伸展,那种新生的柔软,那种随心的从容,让我怦然心动。想到春天来临时紫气缭绕的紫藤,就想到春天里一树又一树的花开。

再向远处看,在楼群的间隙,可以隐约看到周口著名的河——沙颍河。我爱去沙颍河畔,每个季节都有树在绿,花在开。坐在幸福树下遥望,会遥想此时此刻的岸边,哪儿有成排成行的紫薇花开满树,哪儿有聚集成片的栾树花正灿,果正艳,哪儿有大片的向日葵依然绚烂,哪儿有石蒜竞相绽放……

我对花草树木的喜爱,好像是与生俱来的。这几年,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几乎就是花草树木的世界。累了,就在花园里走走,与一朵相识或不相识的花儿、与一棵沉默或张扬的草儿说说话。有朋友看我发的花草,以为我有闲可以各处出行。其实,那些花草大多是在家和单位之间的两点一线看到的。

这几年,周口街头的小公园多了起来,路旁花草树木的品种和数量也都多了起来,每一个季节都会

冒出不同的花草,展现出不同的形态。上下班路上,只要脚步放缓,就会看到一个草木世界。和花草在一起时,感受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心也是安静的。可以静静地倾听花的绽放、草的低语、叶的吟唱,静静地感受来自四季变换的美和身边无处不在的生长……

因为喜欢花草,和朋友们也多了一个话题。有一回一个朋友给我发来几张海南的醉蝶花的图片,问见过没有。我回:“院门口马路边的花坛里就有一小片,大概两年前的。”还有一次,一个在外旅游的朋友把锦带花图片发给我,我回复:“咱们的滨河公园和铁路公园里也有,大片大片的。”这几年,我很少走出周口,但我看到、拍下的花草,真是不少。不出周口就可以遇到许多原来不曾见过的花木,像醉蝶花、山桃草、粉黛乱子草之类以前不常见的花草,如今在街头也很常见了。

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和爱人在小区里散步,行走在无处不在的桂花香气里,感觉衣襟和心情都沾满香气。我说:“虽然这个季节花不多,可桂花香让秋天变得有灵魂了。”爱人说:“虽然现在花不多,但是果多呀!你看,有枣、桃、柿子、山楂、石榴……啥都有。”我感叹:“是啊,院子里有这么多种花草树木,后面还有植物园,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了!外面大花园,里面小花园,不管它本来叫什么名字,在我心里,这儿就是‘花园里!’”

继续漫步在“花园里”,走到单元楼下,抬头看楼上的家,可以看到幸福树影绰绰的轮廓。我开始了自己的畅想:“等到春天,坐在幸福树下,喝着茶,看着楼下花架上爬满紫藤花,肯定特别美。”爱人也凑趣:“还会有几只小鸟,在花间飞来飞去!”

(原载2022年10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摄影 孙安平)

随笔



(一)

残冬过后,料峭的寒意挡不住春天的翩跹归来。随着惊蛰如期报春,天地万物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苏。元宵节过后,年的余味被初春的气息慢慢取代,我陪同父母走了一趟亲戚——去姥姥家。

小时候在乡下,从老家到姥姥家,六七里地的路程我们徒步要走半个上午。但那时每逢走亲戚,我们兄妹都犹如早春的小草芽欣喜地探出地面,那种急切和冲动,仿佛姥姥家是一片春风和煦、温暖明媚的百草园。事实上,对于小孩子来说,去姥姥家就是度假,不对,应该是假期里的假期。只是我们不知道,所谓的快乐,都是姥姥、舅舅这些大人用辛劳和慈爱为我们撑起的一方温暖,在我们的背后,是他们加倍的负重前行。

时光飞逝,转眼数十载。在眼见和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,我也明白了很多。现如今,我们开始步入人生之秋,慈爱和善的姥姥也已作古多年,撑持家务许多年的舅舅也衰弱如残阳,心中的百草乐园早已荒芜,难觅踪影,虽然偶有记忆在梦中回放,但又常常被生计和俗务拉回现实。不过有一点,至今我们还把看望舅舅说成是去姥姥家走亲戚。

这次“走亲戚”,是在父母的催促下成行的,从居住的小城开车去姥姥家,三十多里地只用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有着以前想象不到的便捷条件,现在却难有闲适的机会,心情也断没有儿时的轻松快乐了。

(二)

虽是走姥姥家,但早已不再是少年,更不是为了吃和玩。当寒衣臃肿、行动迟缓的舅舅颤巍巍地忙活着为父亲取茶斟水,当眼神浑浊、佝偻龙钟的妯娌拉着母亲急于嘘寒问暖,此情此景,让人既动容又心痛!

舅舅和父亲都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,二人一样的刻板守旧、不善变通,一样的不苟言笑、让人生畏。所以,我们家和表哥家都是典型的父严母慈。舅舅年轻时吹得一手好洞箫,父亲也是幼学书画,功底了得。可打我记事起,从没听到过舅舅的箫声,父亲也是少有动笔的雅兴。两个家庭是生存的压力大过了心中的风雅,物质的需求战胜了精神的追求,瘦弱文人不得不在课堂之外操劳家务,舞弄农具。

在这样的原生环境中长大的我们,经受了传统血脉的滋养,也有过渴望突破的叛逆,纠结矛盾的性格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之路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父辈是我们前行的路标,我们也都是父辈过往的影子。以至于人到中年,我们和表哥不知不觉地也终于长成了舅舅、父亲曾经的样子:在生活的洪流中不甘沉沦,努力挣扎在生活的各个角落,常常是身心俱累。

(三)

累归累,毕竟社会在进步,裹挟在时代大潮中的我们,偶尔也有闲适的时刻。

六年前,受父亲嘱咐,我斗胆为八十大寿的舅舅写了一张四字条幅:“岂米期茶”。条幅的内容来源于国学大师冯友兰书赠岳霖的对联“何止于米,相期以茶”,是想借此祝愿舅舅不仅要安度八十八岁寿,还应争取乐享一百零八岁的茶寿。从另一个角度理解,在满足了以“米”为代表的物质所需之后,更要向往以“茶”为象征的精神追求。很惭愧,每次去看舅舅,他都要把这幅字拿出来展示一番,喜形于色。这次与父亲见面,当舅舅又展开已经显得皱巴巴的宣纸时,我突然意识到,父母今年也即将八十岁了啊!

谁说他们老迈糊涂了,看来心里清亮着呢。不但清亮,回看老人们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,虽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他们收藏起了心中所好,选择直面生活,为家人勤苦打拼,但现实的重压并没能完全泯灭他们心中的理想国。就像那些沧桑古树,虽历经风霜,但其根犹深,只要春风拂过,照样吐露新蕊,展现风华。

对了,现在的舅舅和父亲早已没有了以前大家长的威严霸道,都已成了很亲和、很衰萌的好玩老头了。我打算在父亲八十大寿生日到来的时候,把对舅舅“岂米期茶”的期盼也送给他,并且还要附加个条件,让他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复我的约定。

(四)

让父亲为我题字,是我的心愿。中年以后,我已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狂狂,行事为人多了沉静思量。平日里,一种无形的声音在时时地提醒告诫:我是年迈父母身边的扶手,我是无畏儿子身后的港口,我是陪我共担风雨的爱人的靠肩,我是让我安身立命的单位的地砖……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不同的责任,失意时常想起我的父辈,想他们是以怎样的信念扛住了生活的暴击,又是用怎样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鲜活的朝阳。或许,父亲的题字里会有我要寻找的力量。

其实,舅舅和父亲在用一生的言行教给我们人生的技巧:年轻时不惧苦难,敢于向困顿的生活宣战;如今,卸下生活的重累,接受无常,学会自洽,尝试与岁月和解,开始与夕阳对话。

所以,站在人生下半场,回望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,眺望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,我们应该先给自己点个赞,再加个油。接过了父辈的衣钵,我们坚强地一路奔跑,如今,生活的接力棒就要交给孩子们了,他们也要像祖辈、父辈一样,经历人生风雨,接受生活淬炼,在自己的天地里开创未来,百炼成钢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,代际更迭之中,一种力量在慢慢滋生,一个约定也正在悄悄地传承。

设想着多年之后的一幅场景:在舅舅沉迈古朴的箫声中,父亲研墨挥毫,我们和表哥高擎清茶一杯,回敬时代馈赠,细品岁月滋味,静看子子孙孙成败,闲观花开花落——这,就是我们的约定,更应该是我们的生活。①8

(插图 普淑娟)

一场共同奔赴的约定

◇郭宏景

贺孟庆武先生诗词集《颍河风》出版发行

——同题同韵十八首

其二

一韵即出天地通,颍边漫卷故都风。星辰日月抒心志,春夏秋冬共乐融。紧步苏黄临宋谱,又学李杜忆山东。逸情不老戏曲水,诗海扬舟酬对中。

浩荡元非云路通,九天雄振古今风。君犹松直心犹热,兴与鹏飞墨与融。骏马殷勤函谷外,讴歌慷慨豫州东。珠玑在握雕龙客,颍水新颂一卷中。

颍水长歌豪气通,流连诗意诵唐风。淮阳荷韵天香久,刘氏文房笔力融。问道红尘扬国粹,放怀高阁竞江东。九州胜迹多贤士,光耀黄河浩荡中。

雪海孤鸿万里通,寒鸦古木尽西风。无尘诗境天开阔,有句画图意浑融。眼扫马群空塞北,花明月影过墙东。沙河清激柳摇曳,只在萧萧竹雨中。

诗心豪迈一屏通,岂叹无缘赏郑风。万里天山和梦咏,千秋颍水与情融。挥毫何日君游北,把酒高楼我做东。塞上风光堪入画,愿同泼墨萃华中。

◇江岚(北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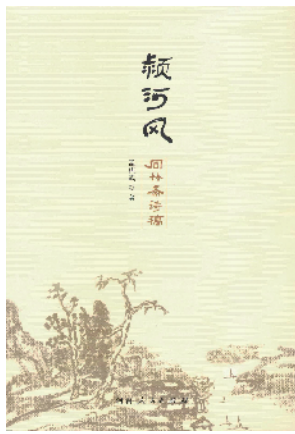
岂独同乡心亦通,开窗喜对颍河风。树高莨菪秋声起,句美恍如春气融。古水闲游忆洛上,小城清话想湖东。三年苦渡不能见,一卷摩挲月正中。

◇白永飞(山西)

笔落精深字句通,一篇曲唱醉春风。乌台雁志如椽写,墨迹书香胜景融。何愧诗声称塞北,缘知才学纵西东。由来此卷心天下,囊映三秋在韵中。

◇李颜君(河北)

汨汨清流禹域通,神龙逸荡颍川风。嵩山峰岭松云秀,周口波涛杏雨融。商贾穿梭兴市邑,舟船飞棹傲西东。骚人欲语勤赓和,挥墨濡毫皎月中。①8



诗歌

◇薛维敏(新疆)

铿尔风声九域通,关山未阻颍河风。铅华尽付光阴洗,清韵正随天地融。调雅如人每蕴拙,情真似水直流东。高秋盼我一轮月,借揽烟霞此卷中。

◇孟庆武(河南)

未到天山心已通,求贤先送颍河风。结缘非浅时非久,如故遇迟情遇融。雁阵入诗无左右,阳关成梦各西东。七言一首君相诵,友谊长存天地中。

◇史耀华(新疆)

其一
象外尘烟一望通,呕心文字故园风。三川桂子芳犹馥,五色霓裳暖亦融。流照月悬宾雁远,层台歌赋大河东。千秋翰墨人间事,尽在醒中与醉中。

其二

吟怀总与雁声通,云路仙槎八月风。尘外菡萏星点点,酒边琴瑟露融融。早莺念念依戈壁,劳燕年年说豫东。老句难为巴曲醉,苍茫故国怅望中。

◇李广亮(河南)

一道长河豫皖通,山音水韵荡清风。前承古渡春秋远,后启新航世纪融。雅趣常填词赋内,衷肠总诉小桥头。依稀望断金秋月,万缕乡情在梦中。

◇黄绍山(江苏)

颍水长江一脉通,未曾际会赖春风。牡丹偏向帝都放,骚客难于周口融。好在新诗留墨迹,已呼老雁到城东。云间人字我书就,合是乃兄相望中。

◇李高清(重庆)

襟怀每与古人通,颍水应时唱大风。墨海波翻书正气,诗源地接韵和融。松声枕上常惊梦,月色窗前始复东。一卷吟存家国事,春秋尽在玉壶中。

◇刘军(重庆)

山水扬葩一卷通,但看八月颍河风。匠心萃萃孤标著,雅韵横生诗趣融。落笔吟怀青案上,鸣弦泼字大江东。疏狂擢秀三千味,锦色流觞到画中。

◇贺继彪(四川)

欲索丹铅路不通,但闻颍水泛诗风。他年黍友书方寄,去日无缘情未融。纸贵洛阳难问北,人逢巴蜀我为东。千金何惜挥杯酒,换得书编三绝中。

◇庞黎明(河南)

其一
绘画诗书尽贯通,文坛席卷颍河风。闻竹斗室吟金句,泼墨丹青步孔融。大漠荒原戈壁草,三川美岸水流东。系怀常赋家国事,茶味留香韵韵中。

小小说

棉花

◇红珂

妈说:“快看啊,棉花!前面前面!”

她向前看,什么也没有。

妈说:“仔细看。大前面,一道白线。”

她仔细看,隐隐约约,大前方一道白线。那就是棉花?不由激动得心怦怦直跳。

高考刚结束时,妈就对她说:“我知道你不爱上学,妈也不爱上学,姥也不爱上学。谢天谢地,总算考完了。等到十月份和妈一起去新疆摘棉花,你就能见到世上最美的棉花了。嗯,是不会说话的棉花中最美的棉花。”她哈哈笑:“那是!算上说话的,我最美!您第二美!”

妈常说,棉花洁白无瑕,并且在寒冷时给人温暖,是世间最美最厚道的花,所以她特别喜欢棉花,妈也特别喜欢棉花;所以姥给女儿取名棉花,妈给女儿取名小棉花。妈还说,棉花棉花地叫着,真的晴天时心里暖,阴天时心里也暖呢。

她多次问妈:“新疆的棉花真的比咱河南的棉花还要漂亮?”

“是啊,是啊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美

的棉花了——除了你。”妈也多次这样回答。

“嘻,快别‘除’了,我知道是不会说话的棉花中……我一定要去看看,算上您呢,这个世间第三美的花。”

于是,盼到十月,盼到来拉去新疆摘花人的大巴车来,她和妈和众多男乡亲众多女乡亲一起上车。走了几天几夜,妈突然说前面就是棉花了!

她瞪大眼睛,前方那道白线越来越粗、越来越白……最终,是白雪铺了地,是白云铺了地,且挤挤挨挨漫到天边去。洁白的云海!她的一颗心恨不能跳出来。车停在棉花地边,早有人等在这里,备了食品饮料和水果。她不看这些,一下车就跑到花棵旁。当真很漂亮,很漂亮的棉花啊!大大的朵儿,雪白,蓬松,咧咧笑着,安静地盘坐在枝头,像一个个云仙子,美丽而又晴朗。她也咧开小嘴儿,和她们乐在一起。

妈来到身边问:“美吧?”

她使劲儿点点头:“真美啊!真美啊!”

妈把棉衣递给她:“早上冷,快穿上。”看女儿接过棉衣看着棉朵穿好,

又说:“快去吃饭。吃完饭就钻进去。”

钻到云仙子中间去?嘻,那她不就成了仙子?好期待啊!拉妈转身去吃饭。三下五除二吃饱,和妈一起带上棉花包,就要走向棉花地。妈一把抓住她说:“每人两行,快点儿摘,摘完了还要赶往下块地呢。你别急,咱俩挨着,妈摘完就回头接你。”又微微一笑:“看你能干得动不。”说完,拉女儿扑去棉花地,双手在棉棵上翻飞,把一朵又一朵咧嘴笑响的云仙子摘下放进身上的花包。

一定干得动的!她学着妈的样子……可是,一只手也飞不起来,只能硬生生地揪。云仙子在她笨拙的手下拉长再拉长,最后脱离棉棵被她一握又变成一朵美丽的白云。一道两道,一朵两朵,千变万化,果真是云仙子呢!可是,热,累,浑身不舒服。再看妈,已远远撇下众人独在前方,并且身后没有一丝白。是的,妈不但尽力快摘,而且尽力净摘。因为按斤数钱,她不舍得慢一点儿;因为心中珍爱,她不舍得丢一点儿。年年,妈妈在众乡亲里

都是挣钱最多的那个,也是口碑最好的那个。

她怔住,呆呆地远望着。妈并不高,现在融在云海里更显弱小。可是,她怎么就那么强大,年年第一?又突然地,想到童年的姥、久病的妈、身体欠佳的父,还有她和弟的学费。她双目一酸,眼泪流下来。这是她十岁以来第一次流泪吧。妈常说,大姑娘了啥时候都不要流泪,小事不用流大事没用。当然,大事小事都指困难事。可是,现在,既没有大事也没有小事,她望着妈就莫名地流泪了。她让眼泪痛快地流,因为她觉得越流越有一股子力量量出来。她心里的劲儿长得足足的,身上的劲儿也长得足足的。她洪亮地大声喊:“妈——我来了。”似乎不那么热了,也不那么累了,铆足劲儿向前摘去。

她想,她一定要努力赶上妈,之后超过妈,让妈的心每天不“棉花棉花”地叫着也不再寒冷,每天都温温暖暖的。这么想着,抬头再看眼妈。碰巧,妈也正回头看她。四目相对,都舒心地笑。①8

道源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